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04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拒绝成为网红的岛

□重庆 吴长碧

长江中间有不少的江心岛或者江心沙洲,重庆人管这样的岛叫中坝。我家附近就有一座,1940年这里曾经建过一座军用机场,不过很快就被日军炸毁了。也许因为岛上土地肥沃、灌溉便利,后来就成了蔬菜基地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国营红旗农场还在上面开辟了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地,我舅舅就在岛上种过甘蔗。

近两年,这个小岛突然间成了网红。周末闲来无事,我也想上岛看看究竟红到什么程度。坐公交车大约半小时就到了一个叫大溪口的渡口,从公路沿一条陡坡向下便来到江边轮渡码头。狭长的中坝孤悬在长江中心,四面皆与陆地隔水相望,有种不与外界交通的遗世独立之感。原本在宽阔的河道上平稳流淌的江水,在这里遇到中坝的阻拦,被迫一分为二。河道突然变窄后,水流一下子变得湍急,原本安静从容地从上游而来的江水,开始急切和喧哗起来,泛着浪花往下游赶去。

渡船刚刚离开。此时在节气上尽管已经过了立春,却依然春寒料峭,江风虽然算不上凛冽,但迎面吹在脸上不一会儿就有麻木之感。岸边一字排开停着自驾游客的车辆,也许是天气原因,并没有出现网红打卡地的盛况。码头上堆放着刚从船上卸下来的装满蔬菜的箩筐,都是从岛上运过来,等着货车再把它送到批发市场,明日一大清早,蔬菜贩子又会把他们运进菜市场,等着人们前来挑选。

好在渡船很快就从对面开过来,窄窄的江面上,船只需掉一次头便靠了岸。船工系好缆绳、放下跳板,乘客连同新一批蔬菜就都下了船,我们赶紧踏上跳板进入船舱避风。在拥有几十座长江大桥的重庆,轮渡作为交通工具已经屈指可数,而这艘不大的轮渡就是中坝岛与外界的唯一联系,没有它,中坝便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岛。

几分钟后就拢了对岸。现在是枯水期,江水退去之后上岸边裸露着大片的鹅卵石,一部分没有完全退去的江水还形成不少浅浅的

水洼。要上岛就只能踩着鹅卵石,蹭着水洼过去。走完鹅卵石的江岸,经过一个长长的陡坡,才开始进入岛上的核心区域。

一条只能容一辆汽车通过的乡村公路贯穿全岛,公路两旁则一畦一畦整齐排列着大片的蔬菜地,蔬菜大多种在塑料大棚里,景象颇为壮观。整个小岛格外静谧,岛上公路没有汽车,居民的交通工具有主要是各类三轮车,供游客使用的则是四轮电瓶车、自行车。我们一路走来,行人稀少,菜地里偶尔可见除草、施肥、浇灌的农人,如此庞大的蔬菜基地竟然只需要这么少量的人在其中劳作,也颇令我感到吃惊。岛上的农舍大多十分简陋,有的可以说破败不堪,多半已经废弃不用,网红标签并没有带动当地居民趁势而上、积极作为一番。

岛上不仅全然没有网红地的那种热火朝天的商业气息,可以说连基本的商业性和公益性设施设备都严重缺乏,除了有一两家提供正餐的农家乐,什么便利店、饮品店、小卖店甚至路边摊都一概没有,走累了简直找不到一个歇脚的地方,渴了连口水也喝不成。最尴尬的是没有公共卫生间,只能找附近农舍借用厕所一解燃眉之急。小岛在不为所动地坚持自己的存在方式和节奏上似乎过分“倔强”了。

我们走到村委会附近一大片没有被耕种、杂草丛生的农田时,我妈停来说:“这里好像就是你舅舅当年种的甘蔗地。”“有可能,那个楼应该就是他们以前的宿舍吧。怎么都这么荒着,也没人管,应该打造打造,搞搞怀旧嘛。”我爸指着旁边一栋空空洞洞、破破烂烂的四层建筑说。

然而留给爸妈大发感慨的时间已经不多,我们该往码头赶了,渡船在晚上6点收班,如果赶不上,怕是要扮演鲁滨逊了——毕竟这个孤岛没有任何可以接待外来者的所在。紧赶慢赶,好歹登上了末班渡船。我们和当日最后一批运往陆地的蔬菜一同下了船,结束了最拒绝成为网红的小岛之旅。

在古梅与黄册库之间,是一片年年繁花似锦的梅林。这片梅林白梅与红梅热烈交织,虽然面积不大,却株株粗壮,单株远比梅花山的梅花树大得多。相比梅花山过于拥挤的人潮,这里游人不多,更便于取景,是拍摄春色的好去处。

由湖神庙北行不远,我步入著名的梅花隧道。梅花隧道东邻友谊厅,西接闻鸡亭,两侧的梅树枝条交错,在头顶形成天然的拱廊。时值梅花盛放,红色、紫色、粉色、白色、绿色的花朵,密密匝匝地缀满枝头,阳光透过花隙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漫步其中,头顶是层层叠叠的梅花,脚下是星星点点的落英,仿佛置身世外桃源,别有一番韵味。一对老夫妇悠闲漫步,老太太不时凑近梅花朵轻嗅,老先生则举着相机,将老伴与梅花隧道一同定格。

隧道西端的尽头,是古色古香飞檐翘角的闻鸡亭。南朝时,齐武帝萧赜喜欢打猎,常深夜出宫,赴琅琊山猎兽,往往走到此处天刚破晓,鸡鸣声正好传到这里,闻鸡亭由此而来。梅林、古亭、幽径,闻鸡亭畔充满诗情画意。

穿过梅花隧道,由闻鸡亭北侧沿着蜿蜒的石径下到湖边,眼前豁然开朗。一片梅林依坡而植,这便是位于梁洲北坡的“梅坡染霞”。这里的梅花树树龄大都已达七八十年,树种以南京红为主,盛开的花朵层层叠叠,如一片灿烂的红霞飘在树梢,将整个山坡渲染得如梦如幻。

在闻鸡亭的正下方,两株梅花树在湖岸边临水伫立,深情凝望着对岸全国最美的火车站。这两株梅花树因其独特的位置和意境,被游人称为“最孤独的梅花树”,成为玄武湖新晋的网红打卡点。一些年轻人去玄武湖赏梅,就是为了打卡这两株梅花树。

远离梅林,临水而立的红梅,枝干斜伸向水面,湖水倒映着它们摇曳的身影。曼妙的身姿,仿佛正在结伴跳舞的少女。微风拂过,花瓣纷纷扬扬飘落水面,随波荡漾。孤独而唯美的梅树,仿佛在等待着与游客的浪漫邂逅。

“昨日北湖梅,初开未满枝”,李白笔下的“北湖”就是玄武湖。千年过去,玄武湖的梅花依然年年绽放,只是赏梅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。春日探梅玄武湖,不仅是一场视觉与嗅觉的盛宴,更是一次与历史对话、与文化共鸣的心灵之旅。

春天,来玄武湖,赴一场与梅花的约会吧。

心有繁花

□南京 李泳

春天到了,一场春雨过后,小区里的树木开始抽出新的枝条,长出嫩绿的新芽。楼前花圃里各式各样的花争先恐后地次第开放。

依稀记得我童年时居住的老屋,是一座清代晚期的民居,屋外是一个四处老旧斑驳的院子,阳光的脚步似乎每天只有很短的时间能走进屋里。彼时母亲在院子的一隅辟出一块空地,每年都种满了花,印象中有紫丁香、紫叶李、二月兰……每到黄昏,就连映在窗上的晚霞仿佛也沾染了醉人的馨香。

每年初春,当院子里的那些花儿刚刚含苞欲放时,邻家的一小女孩便会站在她家窗前,神情专注地观察那些在风中摇曳的花蕾,她的眼睛清澈得宛如澄澈的春水。当花儿初绽,十一岁的她便开始数那些花朵,起初花朵较少,她数得轻松,脸上的微笑也如初绽的花儿。当花儿开始次第盛放时,她便数得有些吃力了,于是索性钻进繁花丛中继续去数。她有一个本子,每天数完,都会记在上面。

她不上学,每天待在家里,仿佛有我家花儿相伴,就会过得很开心。春天时我就告诉她,这花儿会越数越多,到最后会数不过来,她却很固执地兀自数下去。

那天下了场大雨,雨停后女孩没来,一直到了傍晚,忽见邻家夫妇抱着女孩回来了。只见女孩身上被雨水淋得透湿,小腿上有一处创口在滴着血,手上还拿着几株从地上拔出来的花儿。听她妈妈说,眼看着要下雨,她就跑出去了,雨停了也没回来。他们出去找了许多,最后在街上找到了她。原来女孩去了附近的公园,回来时却找不到家,一直在街上转悠,下雨时吓得不知道躲避,问她去做什么她也语焉不详。

第二天,女孩一瘸一拐地来了,依旧拿着她的小本本。她颇有些沮丧地说昨天没数,拔来的花也全死了。我告诉她,昨天我替她数过了,她很惊喜,一笔一画地将数字记下来。然后她告诉我,这些天总下雨,花儿落得越来越多了,她想起妈妈以前带她去公园,看到那里有许多开着的花,就想着拔几棵回来栽上,这样花朵就又多多了。

我站在那里,心底涌起一阵感动。当时正是我人生中的至暗时刻,高考失利,难免一度情绪低落,而这个小小的女孩,她的顽强与执着,对我来说无异于一种治愈与激励。

翌年,我考上了外地的一所大学,邻家女孩也开始上学了。那年她十二岁,读小学一年级。听说她出生后,智力发育缓慢。我去外地上学的那几年,每次回来,都会发现她的惊人变化。她读到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自学完所有小学的课程,跳级上了初中。再后来,我毕业后,离家越来越远。每次打电话回家都会问问邻家女孩的情况,听说她初中读了一年就上了高中,这真是了不起的进步啊!有些不知情的人竟说她是神童,可谁知她此前曾经历过多少痛苦的奋斗与挣扎?再后来,那里的老屋拆迁,便再也没有了她的音讯。

许多年过去,我不时会在心底念叨:当年那个邻家小女孩后来一定进步更大了吧?她当年那个数繁花的小本子还珍藏着吗?那可是她最初的坚持、最初的快乐、最初萌发的生命芳华啊。

糗里春

□广东 高州 禾华

春风拂过的大地,不仅有新翻的泥土气息,还有田间地头冒出的鼠曲草。这种茎叶披覆着银白绒毛的春之信使,如同《楚辞》里走出的绿衣仙子,在潮汕平原的沟陇阡陌间舒展腰肢。古人曾作《南越笔记》:“鼠曲草,潮人采之,合粉为糗。”千年时光流转,潮汕人仍守着与春日不灭的盟约,将鼠曲草深情揉进糗团,让齿颊间流转的草木清芬,成为打开春天的独特方式。

立春后的田埂热闹起来,到处是采春的人,恍若《岭表录异》中记载的采撷图卷。戴竹笠的潮汕阿嬷们携着藤篮,身后跟着雀跃不已的孙辈,在缀满露珠的野地里寻觅那抹银绿。鼠曲草要摘头茬嫩叶,沾着晨露的最有灵气。孩童们耳濡目染的,不仅是辨认草木的慧眼,更是对时令的敬畏。当青灰叶背翻出银绒,采撷的指尖便知这是糗皮最爱的春衫。妇人们采撷时总要留些草根,为了续订与土地年年相见的契约。

归家后,鼠曲草需经三洗三晒。清水濯去尘土的褐,晾晒唤醒草木的魂,蒸煮萃取出翡翠般的汁液。糯米粉团在揉搓中渐染新绿,阿嬷布满皱纹的手掌翻飞如蝶,将草木精髓揉进绵密糗皮。咸甜馅料各有拥趸:绿豆沙要掺橙皮提香,花生碎得混葱油增味,更有讲究的人家以春笋、虾米作馅,把整个春天的鲜美都包进掌心大的糗团。

蒸笼升腾的雾气里,鼠曲糗渐渐透出晶莹的碧色,像把雨后的原野凝缩成可咀嚼的模样。揭盖瞬间,艾草香混着米香扑面,孩童们早举着竹筷候在灶边。咬开柔韧糗皮,唇齿间仿佛掠过三月的熏风。老人们常说,吃鼠曲糗能祛湿解毒,其实这草木糗品何尝不是一剂治愈乡愁的良药?

从《齐民要术》记载的“寒食浆粥”,到今日街巷飘香的鼠曲糗,潮汕人始终笃信“食在当季”的古老智慧。这传承千年的草木之味,既是大自然写给潮汕的情书,亦是游子心中永不褪色的春之图腾。糗皮上指纹蜿蜒,恰似春水的涟漪,将人与土地的羁绊,揉进岁岁年年的人间烟火。

玄武湖探梅

□南京 贺震

在千百年的历史传承演进中,古都南京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。春日赏梅,是近些年形成的一个新民俗。南京堪称全国最著名的赏梅城市,你看那春日的艳阳下,梅花山上、梅花树下人头攒动,天空数十上百架无人机如蜜蜂般飞舞。位于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景区内的梅花山名气实在太大,以至于遮蔽了其他地方的光芒,比如玄武湖。如果说,在梅花山赏梅可以面对青山古渡发思古之幽情,那么在玄武湖赏梅,则可俯碧水、望新城,尽览南京最美天际线。如果说,梅花山的梅花蕴含历史的厚重,那么玄武湖的梅花则尽显现代的明丽。在梅花山赏梅与在玄武湖赏梅,是两种不同的感受。因此,对于爱梅的南京人来说,春日赏梅不能错过玄武湖。

早春时节的一个工作日,退休之后自由自在的我独自一人由翠洲东门进入玄武湖景区,开始赏梅之旅。甫抵翠洲东门,但见门内门外已是一树一树的梅花,数量不多,仿佛引人渐入佳境的路标。走过旭桥,走过翠洲,走过梁翠堤,进入梁洲,穿过紫藤长廊,“梅花岛”胜境便闯入眼帘。一路走来,恍如陶渊明循着路标走入桃花源。

被南京人亲切地称为“梅花岛”的梁洲,种植着两千六百多株梅花,是玄武湖赏梅的精华所在。

踏上梁洲,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株已有600多岁的明代古梅。褐色的树干苍劲嶙峋,虬曲如龙,树皮斑驳皴裂,充满历史的沧桑感。底部的梅桩看似枯干,其实枯而不死,不断孕育着生命的活力。古梅品种为朱砂,深红色的花瓣簇拥着金黄色的花蕊,散发出若有若无的暗香。据悉,这棵明代古梅不仅是玄武湖的“梅王”,也是南京城岁数最大的梅树。

“梅王”西侧不远处,是明朝前三朝存放全国户籍的黄册库。黄册库由朱元璋下令建造。传说建库时,一位毛姓老人建议黄册库坐西朝东,如此可得阳光照射,室内不致发霉,此计得到朱元璋赞赏并采纳。朱元璋认为“毛”“猫”谐音,能吓退老鼠。毛老人死后,遂葬在梁洲黄册库旁,并建起毛老人庙,后称为湖神庙。现在向游人开放的明代黄册库展览馆,就位于湖神庙内。古梅见证了明朝的兴衰,目睹了古城的变迁。年年绽放的繁花,仿佛在向游人诉说这座城市岁月的故事。